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经典
剧目

《小井胡同》的舞台艺术

Arts of Xiaojing Lane

主编 刘章春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北京人艺
经典文库

经典
剧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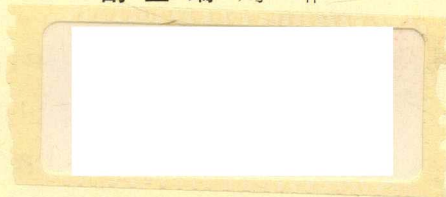
《小井胡同》的舞台艺术

Arts of Xiaojing Lane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主 编 刘章春

副主编 刘 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井胡同》的舞台艺术 / 刘章春主编. —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1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ISBN 978-7-104-04221-1

I. ①小… II. ①刘… III. ①话剧—舞台艺术—艺术
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小井胡同》的麦

策 划: 黄艳华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装帧设计: 孙 林
责任印刷: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X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5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221-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剧感言

给小井人民鞠躬
为《小井》洗三

李龙云.....002
李龙云.....013

导演阐述

谈《小井胡同》的总结工作
我们努力……
2013版《小井胡同》导演写真

刁光覃.....022
杨立新.....025
赵红帆.....030

创作感悟

生活是这样告诉我的
石瑞丰的创造是这样开始的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演吴七
从小曹到水三儿
“小媳妇”让我演得很过瘾
演绎一个不平凡的小人物
享受戏剧带给我的愉悦
相信自己造就的角色

林连昆.....040
谭宗尧.....042
王 领.....044
李廷栋.....046
张福元.....054
岳秀清.....068
龚丽君.....076
刘小蓉.....082
李 珍.....098

我在小井的“生活”	李 麟.....104
误落风尘花柳中	王欣雨.....110
——我对春喜的形象塑造	
“片儿警”小曹	朱少鹏.....118
《小井胡同》舞台艺术形象创作札记写真	赵红帆.....124
在《小井胡同》的日子里	刘丹琳.....144

舞台美术

《小井胡同》服装制作点滴	戴贵江.....152
《小井胡同》灯光工作中那些事儿	李冠军.....158
复排《小井胡同》的一点体会	胡 萌.....162
2013版重排《小井胡同》舞台美术采访实录	赵红帆.....164
《小井胡同》服装设计图	鄢修民.....168

名家点评

重读《小井胡同》	陈白尘.....172
为《小井胡同》公演而作	王育生.....182

人格尊严的悲歌	郭启宏.....	188
——李龙云和他的“小井”		
向更高的精神和艺术境界升越	杜清源.....	194
——评《小井胡同》的成就与不足		
生活真实与理想光芒	杜 高.....	200
《小井胡同》的悲喜剧因素	林荫宇.....	206
话剧《小井胡同》创作及上演始末	王宏韬 任宝贤.....	210
舞台代有才人出	何西来.....	216
——我看复排版《小井胡同》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解玺璋.....	220
——看话剧《小井胡同》		
《小井胡同》的艺术魅力	刘 平.....	224
——看话剧《小井胡同》复排演出有感		
演出本.....		231

后 记

Lane

编 剧 感 言

给小井人民鞠躬

李龙云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长大的。

北京人有句老话：“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但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句老话已不大准确——风流高雅的东西城似乎已不再仅仅是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的荟萃之所。破败而又贫瘠的小胡同像一张灰色的网，像一股子散发着穷气与不平的潮水，它们咬噬着八大胡同的青楼朱壁、拍打着那些鎏金大门的门栓！

我是在1948年的冬天降生在南城的。解放军围困北平的大炮，已然能越过护城河而炸掉祈年殿的一角。在时隐时现的炮声中，南城老北京人那点固有的困惑发生了动摇：东西城那帮孙子的富贵不知是谁给他们修行来的？更不知这些令人嫉妒而又窝火的富贵会延续到哪月哪天？

南城人很少进城。他们用不着进城。他们那点子家底儿南城的小当铺就足以应付。假若他们家里也有几件祖传的“硬头子物”：一轴唐宋名画，一方青州古砚，一枚康熙年的扇坠儿、一件咸丰年的鼻烟壶……



《小井胡同》编剧：李龙云

他们也会腰壮气粗地遛进城里，旁若无人跨进当铺的高门。穷，穷能逼人胡琢磨。他们恨不得天坛的祈年殿是自个儿的，以便把它搬进当铺，痛痛快快地解解穷。即使是转典给鲜族人作“小押”，他们也会毫无怨言。可惜，祈年殿不是他们的，他们只衬几件旧褂子破坎肩儿，只配把“换取灯儿”的老太太领进院里换上几包洋火……

南城真是贫穷。听听那些小胡同的名字吧！罗圈胡同、油勺胡同、狗尾巴胡同……多么不受听呢？光名字不受听吗？它就那么受看吗？如果说东西城像个雍容华贵的少妇，南城简直就是个衣衫褴褛的小媳妇，少妇站在那里，满身珠光宝气、钗簪熠熠生辉；走动起来，步履轻盈动人，环佩叮当作响。小媳妇有什么呢？除了耳垂上那对祖传的白铜坠子之外，再有的，就是脸上那缕愁云，口中那几句低沉的叹息。当然，话得两头说，小媳妇的“破褂子”上有时也不免缀有几片“闪光”之处——南城也有过得有滋有味的富人！同样，少妇身上就找不到“窟窿”和“补丁”吗？东西城的穷人并不比南城少。远的不说，护国寺北边那条羊肠子似的小胡同里，不就挤满了穷苦的满汉旗兵的后裔吗？到我们龙须沟沿的穷街陋巷里做客的老舍先生，不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吗？东西城的孩子们可以炫耀的东西是那么多：北海的白塔、地安门的鼓楼、紫禁城的皇宫、雍和宫的喇嘛庙……南城有什么呢？稍大一点的时候，翻翻《顺天府志》，我们南城的小伙伴或许能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除了名满九城的龙须沟外，南城还有一大法宝——南城庙多！天宁寺、宇清观、弥勒庵、蟠桃宫……大大小小的寺庙观庵在在皆是。钟磬鼓乐伴随着缭绕不绝的香火，慰藉着有钱的信男信女，也捎带手为文化贫弱的孩子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与欢乐……

是，庙多是南城孩子惟一可以夸耀的资本。3岁的时候，他们能爬上药王庙高高的庙台去吹“噗噗灯儿”；5岁的时候，他们敢攀上法塔寺那令人眼晕的塔尖；7岁的时候，他们能翻过高高的坛墙到七星石脚去逮蚰蚰……在护城河北岸那些豪门子弟的眼里，南城的孩子既不通诗书、又不懂文雅，一言以蔽之日：他们野。于是，南城的故事也就值不

得搬入荧幕，更没资格搬上舞台。戏剧与小说的中心应该是东西城那些高等华人和他们的父兄，应该祖祖辈辈描绘他们生活的清雅与优裕。饱汉子为什么偏得知道饿汉子饥呢？用不着！天冷的时候，老妈子给他们披上风帽、揣上手炉；天热的时候，保姆给他们撑起旱伞、递上“雪花酪”……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能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南城这么穷，这么寒碜，以至有些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童年的伙伴羞于承认自己是南城的孩子，他们不敢领东西城的学伴儿到自己家里走一走、看一看。站在护城河边，望着东交民巷进进出出的洋人和骑马坐车的少爷小姐，伙伴们往往自卑地低下头。当嫉妒与不平折磨得他们忍受不下去时，他们敢掏出兜里的“蹦弓子”把电线杆子上的灯泡子揍碎……

二

我就是在南城长大的。我们那条小胡同距龙须沟仅有150步之遥，穷可谓穷矣！但在我的眼中，故乡的小胡同却是美好多情的。她用她那慈母般质朴的脊背，供我匍匐爬行、引我蹒跚学步、教我咿呀学语……老街坊们那时而欣喜时而苦涩的经历，为我编织了一个美好而又发人深省的摇篮。这只摇篮为我幼小的心灵涂抹上了第一层珍贵的底色，它灌输给我一腔乡情，它以父兄为模特铸造着我的性格。它告诉我：什么叫正直、什么叫倔强、什么是底层人的尊严……

《小井胡同》剧本的卷首，标有一个小小的题记：“老街坊们都说，小井要是有个会说书的该有多好……”真的，小井真该有个会说书的。小井的故事是那么多……

听大姐说，老街坊们曾有过寄希望于我的打算。据说我出生的时候，曾有过“十字披红”的不凡经历。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所谓“十字披红”者，不过是母亲的脐带缠住了我的脖子。那是多么可怕的场面！不是我要了母亲的命，就是母亲要了我的命。然而在当时，这却被视为大富大贵的吉祥之兆。遗憾的是：降生那天起我就疯了似的啼哭。白天不哭，晚上干！从子夜12点一直嚎到天亮拉倒。这不祥的哭声很快打破

了老街坊们的梦幻——原来这小子是个“夜哭郎”啊！于是，我不仅被没收了成为小井说书人的造化与天赋，反而成了大杂院里的不祥之鸟，我给街坊四邻带来了多么大的不安和惶恐？！谁知东屋这夜夜干嚎的小子是什么托生的？一位“有识之士”出了个主意，让母亲在我身上贴个画有生辰八字的纸条，然后搁到墙根儿。更有甚者，居然有人主张托淘厕所的粪工把我装在粪桶往外背到广渠门的夕照寺。这里应该交待一句：用粪桶往外背人不是这位“甚者”的首创，而是一项有大量先例可循的消灾措施：大姑娘养了私生子，小媳妇生下葡萄胎……凡是来路不明的童男童女都有被装进粪桶的希望。粪桶出门时，院里一般听不到大人们的哭声。惟有一次出过例外，那是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一个因患有霍乱而要早夭又尚未早夭的孩子被装进粪桶时，老街坊洒下了伤心的泪水。据说那孩子双耳垂肩，下颚上长着一颗圆圆的伟人痣。但大人们不得不将他装进粪桶——日本人对霍乱是极不客气的！假如消息传出去，一人染疾，会给整条胡同引来灾难……

言归正传，可是我呢？我既不是私生子，又不是葡萄胎，更没犯过得霍乱的错误，凭什么请我入桶呢？我不就是比别人多哭了几声吗？话说回来，难道那阵子我不该多哭几声吗？看看我们那间破东屋吧！除了“连三”上那包破了边的“缸落”之外，接待我的只有母亲干瘪的乳房。不要说巧克力、稚儿灵、牛奶麦乳精，就连桔汁蜂蜜都没有！尽管我上有一兄一姐，戴不上独生子女的桂冠，那就应该这样对待我吗？更何况，那个要账的房东小妮子，脸戴黑色的日本菱形皮口罩，操着男不男女不女的公鸭嗓儿，一坐就是半天！此时不哭，更待何时，哭！哭起来看！父亲到底不如我胆大，惶恐中他从北口的酒铺里请来了我们那片惟一的一位知识分子吴瘸子。其实，他又算什么知识分子呢？除了会哼两句（而不是三句！）“甘露寺”外，他就会往酒里兑水。他在我的脸上东看看西看看，云山雾罩一顿胡扯，磨到天黑蹭了我们家四碗抻面之后，嘬着牙花子上的酱汁走出了院门。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呀！我猜呀，他也弄不清：这小子这哭声，是为国民党送葬的报丧鼓，还是为八路军进城敲起的迎客磬！

父亲是个遇事没主意的人。有病乱投医吧，不知他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在煤油灯下裁了厚厚的一叠黄纸条子，然后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几行小楷：“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有如惊弓之鸟的父亲，口袋里揣上纸条，手里托着个糨糊碗在祭灶的稀稀拉拉的爆竹声中，在卖糖瓜的苍凉叫卖声中，到九城的电线杆子上去贴纸条子……可怜的父亲。但那纸条子到底没显灵验。我估计，不是那些君子没工夫把纸条念上三遍，就是纸条的错别字太多。父亲那两下子，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他就上过两年小学。

我的乳名叫小娃儿，又叫来有子。听大舅妈说，生我的时候，家里很穷，我排行第三。大姐叫丫头子，大哥叫来福。大哥来时，不知是否给家里带来过什么福喜？但我却实实在在为家里添了不少的麻烦。父亲是个胆小而又幽默的人，“既然来了嘛，就得有他碗饭吃。老大叫来福，老二叫来有吧！”难怪“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父亲望着门前那条“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的政策”频频点首：“好！对！是人都该有碗饭吃。”但在当时，对父亲的祝福，我是不大以为然的。来，固然来了，那么伙食呢？伙食怎么那么糟呢？锅开了，他让兑点水；又开了，再兑点水……直到火耗乏了，他抄起件大褂奔了当铺。一出街门，他就哼了两句二黄！碰上下棋的，他把大褂垫在屁股底下，一坐就是半天！家里两顿并成一顿吃。母亲能有奶吗？我吃不饱，能让你们踏踏实实地睡觉吗？

与父亲不同，母亲是个既不信神佛又不怕鬼怪的巾帼英雄。腊月二十三，送财神爷的站在门口，母亲敢用威严而又毫不客气的口气把财神爷拒之门外。我设想，当时那么年青俊俏的母亲，偶尔碰到祭灶的机会，她发起脾气来该有多么威风！她左手掐着灶王爷的脖子，右手的火筷子指着灶王爷的鼻子尖：“告诉你，我这点关东糖可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到天上多说几句人话，别他妈顺嘴胡扯！你要真有灵验，就给傅作义捎个话。你告诉他，我说了，他要再打，他是孙子。我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她会“嚓”地划着火柴，接着用火筷子搅一搅地上的

纸灰：“滚！上天！”这就是母亲，我可爱的母亲。有意思的是：母亲不仅敢与神仙较个长短儿，在命运面前她也从不含糊。有一回，她几乎砸了一个算卦的饭碗！我3岁那年的夏天，我们院卖馄饨的刘大爷请来了一位算命先生。那位先生自称是瞎子，其实他并不真瞎，他左手拎个鸟笼子，右手托着个小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札札封好的小纸条。刘大爷把生辰八字对“瞎子”讲明，于是黄鸟被抓出了笼子。鸟儿飞到小盘里，叼了个纸贴，纸帖子会告诉你日后的生化造福。刘大爷的命极惨——帖子上画着一个壮年汉子抱着个坟头子在哭。刘大爷蔫了，眼珠子上浮动着—层惶恐而又浑浊的泪珠。母亲迎了上去。“等等！”她指着我那瘦小的身躯：“你给我儿子算算！”好嘛，母亲要拿我以身试“法”！瞎子换了一叠纸帖，这回黄雀儿第一次叼出的帖子是“金榜题名”。第二次叼出后仍是“金榜题名”。当母亲坚持让鸟叼第三回时，“瞎子”死活不干了。母亲抢过纸盒，盒子里所有的条子都是“金榜题名”！顺此追查，战果被扩大了：为刘大爷叼的那一盒，每一张上都有一个男子抱着个坟头子！鸟是无辜的，命是“瞎子”定的，“瞎子”的脑袋耷拉了，刘大爷乐了：“李嫂，您真有两下子！”

小井胡同真该有个会说书的。小井胡同的故事是那么多！那些故事像乳汁，像浸满彩墨的画笔。它在我的心灵上画呀、画呀，画着希望和诚实，画着善良与同情。如果说，北京城有五脏六腑七十二经络的话，我们那条小胡同就够得上一根细筋，一截儿小拇指头。那么，小井的故事对九城的老街坊来说，不是多少都有点嚼头吗？

三

一晃，30年过去了。我已是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年汉子。但每逢月光明亮的夏夜，只要站在我们的小胡同里，我就总觉得自己重又置身于老街坊们的怀抱之中，总觉得他们又在手指金黄的月轮对我娓娓述说。他们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对我数说着那些古老而又百听不厌的民谣：“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嚷着要媳妇儿……”母亲和奶奶是我的启蒙教师，她们用中国民间美丽的神话故事陶冶过我童年的心

灵。“七月七，牛郎织女天河配……”母亲说。于是，5岁那年的七月初七，我曾跟在姐姐身后蹲在葡萄架下去偷听牛郎织女相会时的呢喃细语……

“八月十五杀鞑子……”奶奶说。于是，6岁那年的八月节，我曾捧着一块“自来红”趴在爸爸的藤椅上，用小刀把月饼切开，借着月光细看，月饼馅里到底有没有农民起事的纸条子……

如果说，母亲和奶奶对我的滋养是应当应分的，那么，老街坊呢？小井那片土地呢？我真不知怎样去做，才能报答小井人民的恩情于万一……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望着从胡同口路过的一条小驴儿对我说：“老二，你瞧那小驴腿上的肉有多瓷实！嗯？可我怎么琢磨都觉着它不够我吃一顿的……”我没有父亲那样的幽默感。辘辘饥肠的折磨使我在不堪忍受，于是我在口袋里揣上张月票，坐进空荡荡的八路汽车：体育馆——黄寺，黄寺——体育馆……用“遛车”对抗着饥饿。有多少个黄昏，一位与我非亲非故的大婶总站在胡同北口等着我。“老二，屋来！屋来给大婶瞧瞧这封信……”走进屋，她把门插上了。接着，从碗橱里端出一碗白薯……白薯是甜的，但似乎又夹有一丝淡淡的咸苦——泪水顺着两腮流进我的嘴角。那年，我十二。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时，我的一位姑姥姥被无辜遣送还乡。其实，姑姥姥不是位凡人，她有着门第极其显贵的朋友。但她从不攀龙附凤。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她曾用自己的小布铺掩护过一位地下党。这位地下党解放后成了北京市若干位副市长之一。但她从不去麻烦对方。惟有一次，即“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偶然对姑姥姥提起：“一斤粮票给四斤白薯，少点。”姑姥姥理直气壮走进副市长家的大门，为民请命。请命的效果快得惊人！据说第二天粮店的换算表上，一斤粮票可兑换的白薯就由四斤变成了五斤。父亲说：“您可积了大德了。”老太太只是笑了笑。按说善人必得善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会有那么多！遣送还乡怎么该轮到她呢？父亲母亲和院里的老街坊们不惧淫威，居然

在红卫兵的监押下为姑姥姥包了顿饺子！北京人的规矩：“出门饺子进门面。”她们相信，老太太只是出趟远门，用不了多少日子她就会回来的。年逾花甲的老人坐在卡车上，她那白头巾在风中飘动着。在老街坊们嚤嚤的啜泣声中，姑姥姥只是笑，她一个眼泪也不掉。但当大姐把一斤桃酥一斤蛋糕塞到老人手里时，当老街坊们把包成小包的钱和粮票偷偷扔到车里时，姑姥姥背过了脸去，她不忍心再去看大伙！在她那始终没有停顿的朗朗笑声中，我看到一粒明亮的泪珠涌出了她的眼角……多少年过去了，只要看到胡同墙上那片残存的“红海洋”，我的眼前就总浮现出那条飘动的白纱巾。直到今天。每当看到《小井胡同》的第四幕，看到滕奶奶端着个竹篮子四处敛钱时，我就总想起姑姥姥。我敬佩我们中国人感情的深沉含蓄与坚强！

为小胡同里的人民评功摆好成了我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1979年，当《小院》争论最激烈时，当有人对我棍棒交加时，每回开完座谈会，一进胡同我就总发现母亲和一群大婶大妈站在路灯下往远处张望。我知道，她们在等我。她们希望从我的神色中摸出《小院》的处境。我想对她们说：“妈妈，你不要害怕。”但我什么也没说，她们也什么都不问……我的一个朋友就此写了篇小说，题目就是《妈妈，你不要害怕》。我劝他将题目改成了《孩子，你不要害怕》小井人民既是中国的脊梁，又是我温暖坚强的大后方。

说真的，我是那么热爱小井人民。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生我、养我、哺育我长大，更因为他们都是小人物，是普普通通的人。而恰恰正是这无数小人物的躯干相互傍依在一起，才筑起了中国的脊梁。当我动笔写他们的时候，就觉着有千千万万双眼睛在盯视着我。那期待中又夹有几分严峻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说：你得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你的良心。要不然，你就别说你是我们小井长大的孩子……

四

《小井胡同》的手稿已经不复存在了。1980年冬天，“全国剧本讨论会”正在讨论《小井》时，我父亲猝然去世了。手稿随着父亲的遗

体火化了。如果说《小院》集中写了我的母亲的话，《小井》则是写了我的一家，尤其是我的父亲。“小井”带有强烈的自传性。我的老师陈白尘以古稀之年的高龄来看望我的母亲。走进我们的小胡同时，我问陈老：“陈老，您看这儿像不像《小井》？”陈老眼圈红了：“像，地方像，人也像。”走进我家，陈老把帽子脱了放在手里，他问我的母亲：“大嫂，龙云他父亲的照片在哪里？”母亲说：“孩子们不让挂。孩子们不敢再见他……”我不知陈老要干什么，我想，他或许是要给我父亲这样一位普通的工人鞠个躬。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哭了。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理解《小井》的人除了父亲之外，就是陈白尘老师。我会永远记住他的。他虽然不在小井人民中间长大，但他是我们小井人民的作家……

父亲生前，我曾给他读过《小井》一些不成熟的章节，父亲当时是那样高兴。遗憾的是，父亲既没看到剧本的发表，也没看到《小井》的演出……

1981年的清明节，我是在南京度过的。我买了一瓶北方老酒，到四方城下去祭父。依照我们北方人画圈为坟的习俗，我在地上画了个圆圈。我先是把酒泼洒在地上，接着跪了下来，朝着故乡的方向磕了几个头，然后取出一封写给父亲的长信轻声地诵读着，就像平时与父亲促膝长谈一样。我相信，父亲是能够听到的。我对他说，当《小井》公演的那天，我会再来，来告诉您……同时，我要写篇文章对人们说：我的父亲叫李东升，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我不知社会上将怎么评价《小井》？在我心目中，似乎怎样评价都是无关紧要的。我最关心的是：生我养我的小井人民将是怎样评价《小井》。他们才是我的“江东父老”。如果老街坊们说《小井》不错，如果老街坊们真的喜爱《小井》，那才是对我的最大安慰、最高的奖赏。那是一面无形的巨大的镜框！到那时，我将告诉他们：为了把这个戏扶上舞台，北京人艺的一批艺术家曾付出过多么感人的牺牲！为数众多的戏剧界前辈、同仁为此留下了多少感人的故事……